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裏代時的們我在

In Our Time

Ernest Hemingway

譯祥彥馬・作威敏海 美

書語學文野體志原

與代時的們我在

In Our Time

John Galsworthy

商務印書館 · 博益出版社 · 發行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行發司公版由光晨

號五一二路中川四海上



裏代時的們我在

譯祥彥馬・作威敏海 美

9



威敏海·脫司奈歐

目
錄

第一章	一
印地安營	三
第二章	十一
醫生和醫生的夫人	十三
第三章	廿一
某些事情的結局	廿三
第四章	三十一
三天的風	三十三
第五章	五十三
戰鬥者	五十五
第六章	七十一
一篇很短的故事	七十三
第七章	七十五
兵士的家	七十七
第八章	八十九

革命家	九十一
第九章	九十三
依利歐先生和太太	九十五
第十章	一〇一
雨中的貓	一〇三
第十一章	一〇九
出了季節	一一一
第十二章	一二一
越過雪原	一二二
第十三章	一三一
我的老頭兒	一三三
第十四章	一四九
大兩心河(一)	一五一
第十五章	一六一
大兩心河(二)	一六三
使節	一七七

第一章

每個人都喝醉了。全中隊的人都喝醉了，在黑暗中沿路走着。我們是要到香賓去。中尉把馬騎到田野裏去了，他對馬說：「我醉了，我告訴你，我的朋友。啊，我渾身都濕透了。」我們整夜的在黑暗中沿着路走。副官在我的廚房旁邊騎上了馬說：「你必須把火滅了。那是危險的。那會被人發現的。」我們距離前線還有五十公里，但副官已經擔心着我廚房裏的火了。沿着那條路走是很有意思的。那正是我做贖務長的時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印地安營

湖邊又有一條划子拉了過來。兩個印地安人站在那裏等着。

尼克和他的父親走進了船尾，印地安人推開了船，其中的一個去划槳。喬治叔坐在營船的船尾裏。那年輕的印地安人把那營船推開，去划喬治叔的。

兩條船在黑暗中駛了出去。尼克聽到另一條船上的槳環的聲音，遠遠地從前面的霧裏傳來。印地安人很快地一槳一槳划着。尼克躺着，他的父親的手臂環抱着他。水上很冷。划船的印地安人很吃力地划着，但是另一條船在霧裏始終遠遠地划在前面。

「我們上那兒去，爹爹？」尼克問。

「上印地安營去。有一位印地安太太病得很重。」

「噢！」尼克說。

過了海灣他們看見另一條船已靠了岸。喬治叔在黑暗中吸着一枝雪茄。年輕的印地安人把船拉上了沙灘，喬治叔也把雪茄給了兩個印地安人。

他們從沙灘走上去，經過一片露水浸濕了的草地，跟着那提着燈籠的年輕印地安人走。

隨着他們就走到了樹林裏，又沿着通到繞回山中去的木橋路的小道走去。木橋路上因爲兩邊的樹木都已砍去，所以暢朗得多。年輕的印地安站住吹滅了燈籠，他們又一齊沿着路向前走。

他們轉過一個灣，就有一條狗吠着出來。前面有印地安警犬所住的小屋裏放出來的光。好多條狗都向他衝過來。那兩個印地安人把牠們趕回小屋裏去。在最近路旁的小屋的窗上露出一綫燈光。一個老婦人正拿着一盞燈站在門口。

裏面，在一張木榻上躺着一個年輕的印地安婦人。她要分娩已經有兩天了。全營中的老婦人們都來幫助過她。男人們都怕聽她呻吟而走到路上去，在黑暗中吸着烟。當尼克和兩個印地安人隨着她的父親和喬治叔走進小屋的時候，她還在喊叫。她睡在下鋪上，蓋着一條大棉被。她的頭轉在一邊。上鋪是她的丈夫。他在三天前用斧子把脚砍傷得很重。他正在抽着烟斗。屋子裏氣味很壞。

尼克的父親要了一點水來放在爐子上，當水燒熱了的時候，他對尼克說話了。

「這位太太快要生孩子了，尼克。」他說。

「我知道。」尼克說。

「你不知道的，」他的父親說。「聽我說。她所要受到的叫作陣痛。孩子要生下來，她

也要把孩子生下來。她的全身肌肉都盡力要把孩子生下來。這就是她爲什麼要痛得叫喊。」

「我明白了，」尼克說。

正在這時那婦人又叫喊起來。

「啊，爹爹，你不能給她一點藥止痛麼？」尼克問。

「不，我沒帶麻醉藥，」他父親說，「但是她喊叫並不要緊，我聽不見因爲不要緊。」上舖睡着的丈夫翻個身面向着牆。

廚房裏的婦人提醒丈夫說水熱了。尼克的父親去到廚房裏把大壺裏的水倒了一半在盆裏，又打開手帕倒了一些藥品在壺中所剩的水裏。

「那些必須煮開，」他說，並開始用營中拿來的一塊肥皂在熱水盆中洗手，尼克注視他父親的兩手用肥皂互搓着，當他父親很用心而仔細的洗手時，他在說話。

「你看，尼克，小孩子都說是頭先生出來但有時却不然。在不是頭先生出來的時候大家都感到費事。也許我要給這位太太動手術，一會兒我們就知道了。」

當他把手洗好後他便進來開始動手。

「把那張床向後拉拉好不？喬治。」他說。「我最好不摸着它。」

過一會當他開始動手術時喬治叔和三個印地安人按住婦人不動，她咬喬治叔的臂，喬治

叔說道，「該死的娘兒們，母狗！」給喬治叔叔划船的那年輕的印地安人聽了笑他。尼克替他的父親拿盆，一共費了很久的時間。

他的父親檢起小孩並拍打使他呼吸，然後遞給老婦人。

「看，是個男孩子，尼克，」他說，「你願意做助手罷。」

尼克說，「是的，」他正在向一旁看，避免看見他父親正在做什麼。

「那兒，那就對了。」他父親說着把一些東西放在盆裏。

尼克不看它。

「現在，」他父親說，「要縫上幾針，你能不能看，尼克，隨你。我正要縫上我所做的切口。」

尼克不敢看，他的好奇心早就沒了。

他的父親做完手術站起來。喬治叔和三個印地安人也站起來。尼克把盆放到廚房裏。

喬治叔看着他的臂，年輕的印地安人回想起來微笑。

「我要在那上面放些過氧化氫，喬治。」大夫說。

他俯視那印地安婦人，她現在安靜了，眼已合上，面色慘白，她不知道她的小孩或任何事。

「我一早就該回去，」大夫說着站起來，「看護在中午就要從聖依格耐斯來，她將帶來我們所需要的各種東西。」

他和賽完一場球在更衣室中的足球運動員一樣的感覺高興和愛說話。

「那是值得登上醫學雜誌的一個手術，喬治，」他說，「用一柄小刀做子宮切開術(Caesarean)再用九英尺漸細的腸線縫合起來。」

喬治叔面牆而立，看着他的臂。

「啊，你真是一個偉人，是的，」他說。

「應當看一看那驕傲的父親。他們在這些小事上常是受罪最少的，」醫生說，「我敢說他完全處之泰然。」

他把毯子從那印地安人頭上拉下來，他的手却沾濕了。他登上下舖的邊緣，一手拿着燈向裏看去，印地安人面向牆臥着。他的喉自兩耳之間都割破了。血流到癱臥的身下已經成了池子。他的頭歪靠在左臂上。一柄打開的剃刀放在毯子上。

「把尼克帶出屋外去罷，喬治，」大夫說。

其實那是不必要的，尼克站在廚房門口正好看見那上舖，當他父親一手拿燈，一手扶回印地安人的頭的時候。

當他們順着木板路走回湖邊的時候，天剛發亮。

「我真後悔不該帶你來，尼克，」他父親說，他所有的未施手術前的高興都沒有了。

「把你帶來真是件可怕的困難事。」

「太太們生孩子都這麼困難麼？」尼克問。

「不，那是很少有的。」

「他爲甚麼殺了他自己，爹爹？」

「我不知道，尼克，我猜他是經不起事。」

「好多人都殺死自己嗎？爹爹。」

「不很多，尼克。」

「女人呢？」

「輕易不。」

「從來沒有過麼？」

「噫，是的，有時候也有。」

「是嗎？爹爹。」

「是的。」

「喬治叔那裏去了？」

「他，就會轉來的。」

「死是難的嗎？爹爹。」

「不，我想很容易，尼克，誰都得死。」

他們坐進船中，尼克坐在船尾，他父親搖槳。太陽正升上山來，一條硬鱒魚跳上來，激起一團水波。尼克把手放進水裏，在早晨的清冷中竟感到溫暖。

在湖上的早晨，坐在船尾由他父親搖槳，他感到十分相信他不會死。

